

甘地夫人東山再起及其對南亞的影響

沈鈞傳

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度舉行第六屆大選時，印度人民黨以「民主對抗獨裁」，向人民提供「自由和麵包」兩大口號，一舉擊敗縱橫印度政壇達三十年之久的印度國大黨，成立了印度自獨立以來的第一個非國大黨政府，同時還迫使執政達十一年之久的甘地夫人退出政治舞臺。人民黨執政後，印度人民對新政府抱着極大的希望。可是人民黨內部領導人因於爭奪領導權，不但使政務荒廢，且使該黨四分五裂，以致不得不提前解散國會下議院（亦即人民院 Lok Sabha），舉行中期大選^①。

自人民黨執政廿八個月以來，除了人民獲得較大的自由外，印度的經濟情況每下愈況，失業情形尤其嚴重，社會秩序動盪不安。因此，當一九八〇年元月三日至六日，印度舉行第七屆大選時，人民所需要的乃是一個穩定的政府，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心，一個福利社會的憧憬，一個具有國際威望的形象。凡此種種希望，唯有選舉甘地夫人所領導的英蒂拉國大黨才能達到安定團結的目標，否則無論蘭姆所領導的人民黨或查倫·辛格所領導的「樂克達黨」（Lok Dal）執政，或者組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政府，都無法帶給印度人民政治團結與社會安寧。尤其是當印度大選舉行前夕，鄰國阿富汗局勢惡化，阿敏政權被親俄派所推翻，接着蘇俄出兵佔領喀布爾，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恐懼與不安；美國與中共復又聲言軍事援助巴基斯坦，使過去印巴在南亞的軍備競賽中所造成的戰爭陰影再度湧現在人民的腦際。當然，一九七一年甘地夫人政府一手促成孟加拉的獨立的光榮歷史，更是大家所記憶尤新。在這種國內外情勢激盪之下，人民對於甘地夫人過去實行緊急統治所造成的痛苦早已淡忘。因此，安定團結，強有力的領導和一黨多數，遂成爲印度選民所追求的唯一目標。

中期大選甘地夫人捲土重來

註① 詳見拙著「一年來印度政局的回顧與前瞻」，〔問題與研究〕十九卷四期，民國六十九年元月十日。

印度第七屆大選於一九八〇年元月三日及六日，分兩次先後舉行完畢，結果甘地夫人所領導的英蒂拉國大黨在五二四個議席中獲得三五一席絕對多數^②，甘地夫人完成了一次民主國家選舉史上最為奇特的東山再起。儘管在這次大選之前，印度國內若千民意抽樣調查顯示，甘氏所領導的英蒂拉國大黨，將可掌握國會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但是一般保守而穩健的政治觀察家都認為，她的復出執政固無疑問，惟不可能獲得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事實發展，確實大出意料，連人民黨領袖蘭姆也形容甘地夫人的驚人勝利是「謎樣的奇蹟」^③。「印度斯坦時報」元月十二日，曾就甘地夫人為甚麼會獲得驚人的勝利？印度人民為何要支持她復出當政？今後她應當如何自處？等問題，訪問了五位知名之士，其中包括名律師、前駐美大使、專欄作家、大學校長、大企業家。他們的看法可綜合成下列幾點：

(一)前政府無能，領導者將個人權力得失置於人民福祉和國家命運之上，造成了政局的空前不安。

(二)人民黨政府和「樂克達黨」的看守政府想盡辦法醜化甘地夫人及其次子山傑甘地，以各種偽證來控訴她們的罪嫌；人民黨及「樂克達黨」先後指責甘地夫人盜竊、謀殺，在國外擁有大量存款，甚至於一再暗示，元老政治家納拉揚的腎臟病亦由於政治迫害所造成。但這些都是欺騙人民的謊言，再加上人民黨執政後的內鬨和濫用權力，那有不失敗的道理。

(三)人民黨執政兩年半以來，毫無建樹，紀律與秩序日益惡化，物價飛漲，政局不安，領導人一再走馬換將，政府不可能有任何作為，結果浪費了國庫的金錢，赤字大幅增加。

(四)英蒂拉國大黨的勝利是甘地夫人個人的成功，也是人民對前政府無法控制通貨膨脹和法律秩序的一種反感。同時前政府統治時期，主要民生必需品，如柴油、汽油、煤、水泥、糖、洋蔥都極度缺乏，發電廠也屢生故障，鐵路運輸更是毛病百出，凡此種種，充份顯示出人民黨自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缺乏效率。

(五)勞工情緒不穩，勞資糾紛三倍於一九七六年。整個國民生活幾乎完全失去紀律，結果不僅經濟惡化，經濟成長率有倒退的現象，工業生產的成長率也大為降低。印度的國際聲望更是一落千丈。

(六)人民需要一位有遠見、有才幹的領袖，來領導一個單一的政黨，俾首先恢復法律和秩序，然後再控制物價，使全國人民恢復信心^④。

註② 印度人民院（下議院）由五四二席選任議員和三席由政府提名，以代表特殊利益團體的派任議員組成，但派任議員無投票權。這次選舉僅選出五二四席，另外十八席分散於阿薩姆省、梅加拉亞省、西孟加拉省、奧里薩省、喜馬偕爾省和查姆與克什米爾地區，目前由於內部不安或天候惡劣而延期舉行，待情況許可時將擇日補行選舉。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9, 1980.

註④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2, 1980.

一九八〇年印度人民院（下議院）選舉結果

省名	政黨名稱	應選席數	國大黨 英蒂拉	人民黨	樂克達 克黨	正統黨	國大黨	印共	印共 (馬列)	區性黨派 (其他地)	無黨 人士	總計
安	德薩哈	42	41				1					42
		14	2									2
阿	拉姆爾特那爾	54	30	8	5	4		4		3		54
		26	25	1								26
比	吉里馬與那	10	5		4							10
		4	3									4
古	拉亞偕什塔	6	1			1				2		6
		28	27	1								28
哈	施普拉	20	5			3		2		4	1	20
		40	35	4					6			40
查	拉尼加	48	39	8		1						48
		2	1									2
卡	里遮	2	1							1		2
		21	19		1							21
略	賈爾	13	12			2				1		13
		25	18	4			1					25
中	爾普	1	20							19		1
		39	2						2			39
馬	加尼偕	2	85	3	29			1		7	1	2
		85	4					3	27			85
曼	與那	42	1									42
		1	2									1
奧	德	2	1									2
		1	1									1
旁	維契	7	6	1						1		7
		2	1				1					2
拉	夏佐	1	1									1
		1	1									1
錫	契	1	1									1
		1	1									1
泰	米地	1	1									1
		1	1									1
北	米契	1	1									1
		1	1									1
西	契	1	1									1
		1	1									1
安	契	1	1									1
		1	1									1
詹	契	1	1									1
		1	1									1
達	契	1	1									1
		1	1									1
魯	契	1	1									1
		1	1									1
地	契	1	1									1
		1	1									1
德	契	1	1									1
		1	1									1
果	契	1	1									1
		1	1									1
蘭	契	1	1									1
		1	1									1
米	契	1	1									1
		1	1									1
彭	契	1	1									1
		1	1									1
全部	席次	542	531	32	41	13	10	35	39	3	524	

作者註：一、本圖表取材於一九八〇年元月十日「印度斯坦時報」，其中三處錯誤業經作者更正。
 二、應選議員五四二席，其中十八席因內部不安或天候惡劣而延期舉行。
 三、前人民黨政府於一九七七年大選後在國會擁有三〇二席。（參閱歐洲年鑑一九七九年）
 四、一九七一年大選甘地夫人所領導的國大黨獲得三六二席（參閱歐洲年鑑一九七四年）

印度這次中期大選中，人民黨和「樂克達黨」慘遭選民唾棄，其所得議席之少，頗出一般人的預料。蘭姆所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僅得三二席，看守政府總理查倫·辛格所領導的「樂克達黨」也只獲得四一席，正統國大黨得一三席，親蘇印共得十席，印共馬克斯主義派則獲得三五席。就整個選舉結果來看，英蒂拉國大黨所獲得的三五一席已遠超過一九七七年三月大選時人民黨所獲得的三〇二席，與一九七一年甘地夫人挾印巴戰爭勝利的餘威，在第五屆大選中所得之三六二席相去不遠。所以這次大選對甘地夫人而言，可以說是「一次光榮的勝利，更值得她安慰的乃是，一九七五年緊急統治期間，引起爭論的政治人物如山傑甘地，前國防部長本西拉爾（Bansi Lal），前新聞與廣播部長蘇克拉（V. C. Shukla）都獲選成爲國會議員。這無疑表示，印度選民已不再計較甘地夫人過去因獨裁統治對人民基本自由所造成的損害。事實上，印度人民經歷了人民黨政府兩年半的統治後，已經從過去的錯誤選擇中開始覺醒，深深的體會到，一個穩定團結的政府和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心，才是建國的根本要件。

首批內閣閣員起用新人

今（一九八〇）年元月十四日，甘地夫人宣誓就職，出任印度新總理，隨即宣佈第一批內閣名單，包括十四位內閣部長和七位政務次長，其中大部份為過去負責省務的領導人物：

財政部長溫卡達拉曼（R. Venkataraman）：這位來自南部泰米爾那杜省的新部長，先後曾擔任過國會議員、省議員、外交官、工會領袖、文化鬥士，素有泰米爾那杜省工業之父的雅號。

內政部長薩爾·辛格（Zail Singh）：他在印度獨立前曾鼓吹獨立，成為自由鬥士的一員；獨立後曾先後兩度當選為上議院議員，旁遮普省國大黨主席、旁省首席部長。

農業部長比蘭達·辛格（Rao Birendra Singh）：出身於陸軍的比蘭達·辛格曾任哈里亞那省首席部長，一九七七年前為下議院議員。早期被選入警界服務，後來成為陸軍軍官。

教育部長商卡拉南（B. Shankaranand）：曾任甘地夫人內閣國會事務副部長，為甘地的親信，鼓吹在落後地區建立合作社制度。這次甘地夫人出任國大黨國會議員乃由他所提名。

外務部長拉奧（P. V. Narasimha Rao）：歷任國大黨省黨部總書記、省議員、省的交通、法律、衛生和教育部長、國大黨總書記、安德拉省議員及首席部長；精通各種印度方言。

能源與灌溉部長查赫查（A. B. A. Ghani Khan Chaudhary）：曾任省議員、省內閣部長，一九七八年國大黨分裂時才與甘地夫人接觸。入閣前為西孟加拉省國大黨主席。這次大選中能擊敗共黨候選人，實屬不易。

鐵路部長特里巴蒂（Kamapati Tripathi）：人民黨執政時期，特里巴蒂為上議院反對黨領袖，過去曾任北方省首席部長，中央政府船舶運輸部長，這次大選中擊敗勁敵納瑞昂而當選國會議員。

新聞與廣播部長賽西（V. P. Sathé）：過去為社會黨黨員；一九六四年加入國大黨，曾積極參與工會和青運工作，歷任印度聯合國代表團顧問、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代表等職。

司法部長商卡爾（Shiv Shankar）：出身農家的商卡爾，法學院畢業後曾任律師、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法官等職。一九七九年由補缺選舉當選國會下議院議員。商卡爾一直為甘地夫人的法律顧問。

船舶與航運部長夏爾瑪（A. P. Sharma）：曾任工業部次長、國大黨國會黨部副領袖；一九六二年當選國會下議院議員

，並出任比哈爾省國大黨領袖；國大黨第一次分裂時投入甘氏門下。

勞工與房屋部長西地 (P. C. Sethi)：前中央省首席部長，曾任中央政府鋼鐵與重工業部副部長、部長，石油及化學部長、財政部長、上議院議員等職，堪稱印度政壇老將。

觀光與民航部長巴特奈克 (J. P. Patnaik)：是位新聞從業人員，曾參與奧里薩省的文學及文化活動，也曾擔任過英文「東方時報」編輯，文字具有煽動性，是位成功的羣衆運動專家。

國會事務部長納瑞昂·辛格 (Bhishma Narain Singh)：大學時代就加入青年國大黨，後曾積極參加黨務工作；一九七六年當選爲上議院議員，一九七七年後先後出任國大黨國會黨部的副總幹事及總幹事等職。

商業部長莫克黑吉 (Pranab Kumar Mukherjee)：西孟加拉省的國大黨領袖，這次入閣出任商業部長已非首次，曾任上議院議員，工業發展部副部長、船泊及運輸部長、財政部長等職^⑤。

其他七位政務次長分別爲：

農業部次長斯瓦明納坦 (R. V. Swaminathan)

財政部次長巴哈蒂亞 (Jagannath Pahadia)

衛生部次長拉斯卡爾 (N. R. Laskar)

內政部次長溫卡塔蘇比 (P. Venkatasubbiah)

鐵路部次長謝里夫 (Jaffar Sheriff)

觀光及民航部次長奧拉洪 (Kartik Oraon)^⑥

從上述第一批廿一位內閣部長和次長來看，其中大部份是來自各省的地方黨政負責人，雖然缺乏任職中央的實際經驗，但是給人有一目一新的感覺。一般對於英蒂拉國大黨秘書長巴胡古納 (H. N. Bahuguna) 和總書記安杜雷 (A. R. Antulay) 未能入閣大感不解，其實甘地夫人在組閣前夕，曾分訪這兩位重要幹部，要求他們繼續爲黨效勞，因此他們很可能會在爾後宣佈的內閣閣員中出任要職。甘地夫人預計在三月中旬，國會討論預算問題前夕擴大內閣陣營，宣佈國防、工業、勞工、石油化學與肥料、鐵路與礦業、交通、衛生與家庭福利等部的部長。

我們從第一批廿一人內閣部長和次長的組成份子來看，他們可以說全部都是忠貞不二，始終追隨甘地夫人的親信幹部；第二批閣員很可能考慮一九七九年卡那塔卡省首席部長烏爾斯 (Devaraj Urs) 脫離甘地夫人後，原屬烏爾斯派系的議員而投效甘

^⑤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4, 1980.

^⑥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5, 1980.

印度分省圖

甘地夫人東山再起及其對南亞的影響



氏黨的政客。最後考慮的才是大選前夕，見風駛舵的投機政客，諸如巴胡古納和雷迪 (Brammananda Reddi) 之流。至於過去的得力助手如前國防部長本西拉爾，新聞與廣播部長蘇克拉，甚至於山傑甘地等人，由於避免讓人懷疑有一種重施緊急統治的獨裁傾向，目前似無入閣的必要，但是他們的參與決策將無可置疑。

新政府首須恢復法律和秩序

甘氏國大黨執政以後，誠可謂百廢待舉。爲了安定人心，甘地夫人在和印度新聞社記者非正式的談話中曾經表示，新政府成立後的第一件要務就是，恢復法律和秩序，保障人民的安全；其次才是控制物價和改善經濟情況。甘地夫人說：「法律和秩序以及經濟情勢兩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談到人民黨政府在經濟方面的措施時，甘地夫人認爲前政府的經濟形態就已經先天不足，計劃經濟當然無法推動。她說：由於「我們過去的種種成就都被糟塌了」，現在的情況倍加困難^{註②}。甘地夫人宣佈就職以後，發現經濟情況遠比想像中來得更壞。她說：「從官員們口中得來的資料顯示，我國經濟的情況，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這的確使人感到震驚。德賽所領導的政府也播下了對抗、分裂及不安定的種子。」

甘地夫人在重任總理後向全國所作的第一次廣播時，指責那些在她下野三十四個月期間執掌印度政權的人，將印度獨立三十年來辛苦建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基礎破壞得蕩然無存。這位年屆六十二歲的總理呼籲國人以和諧團結的精神來支持她的政府。她說：「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公；我們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個強大、自信、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印度。來吧！讓我們同心協力，攜手苦幹。」甘地夫人在演說中暗示，她將優先處理穩定經濟問題，她說：「當我們接管政權時，印度正面臨嚴重的乾旱，重要輸入物資嚴重缺乏……這些情況因上屆政府的忽略及處理不當而加劇。爲期已達一年半的勞資雙方緊張關係，使我們損失了超過五千萬個工作天，所有的工業設施閒置了一年，赤字暴增……出口增漲率迅速銳減」^{註③}。

新政府希望在國會第一個會期中，提出一項擴大各級議會對階級及種族保障名額的憲法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在下議院通過後，尚待全國一半省份的省議會批准後才能生效。就目前印度全國廿二省的政治結構來看，省議會的召開操諸首席部長之手，而英蒂拉國大黨當政的僅限於安德拉和卡那塔兩省；查倫·辛格所領導的「樂克達黨」執政者有北方省和奧里薩省；而蘭姆所領導的人民黨當家的有古吉拉特、中央、喜馬偕爾、哈里亞那、拉賈斯坦和比哈爾等六省^{註④}，其他各省則屬聯合政府或地方性政黨執

註②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5, 1980.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6, 1980.

註④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0, 1980.

政的局面。因此，英蒂拉國大黨在聯邦國會取得絕對多數之後，下一步將逐漸奪取北部若干省的統治權。目前新政府急於解決許多重大的問題，相信經過若干時日的部署，等到時機成熟時，英蒂拉國大黨必將效一九七七年人民黨執政時的故技，解散省議會，舉行地方選舉，以期建立有利於自己的新地方政府。事實上，新政府執政後，許多其他國大黨派系的省議員和黨工人員，已有投效甘地夫人的趨勢，卡那塔卡首席部長辭職後，原屬於他旗下的黨員紛紛脫黨，致使卡省政權落入甘地黨的控制之下。曼尼普爾省情況也頗相似，相當多的獨立派人士都宣佈加入甘地黨，中央省也有類似事件的發生。旁遮普省若干阿卡里黨(Akali Dal)黨員，受到甘地黨的誘惑而紛紛投效，使得巴達爾(Badal)所領導的省政府面臨垮台的危機。奧里薩省的情形亦不例外。馬哈拉施特拉省執政的派系雖然表示將合作對抗英蒂拉國大黨的顛覆，但是大勢所趨，現在執政的政府遲早難逃垮台的命運。

英蒂拉國大黨的競選政綱中，除了承諾建立一個安定團結的政府，呼籲支持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外，特別強調要完成「未竟的革命任務」。所謂「革命任務」仍是指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下台前所實行的二十點經濟計劃和山傑甘地所提出的五項社會改革方案。這些政策和方案，在理論上都能興利除弊，但是由於執行者的偏差和矯枉過正，曾經引起了人民的反感，無形中使得山傑甘地成爲一九七七年大選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次大選中，山傑甘地終於當選國會議員，今後他對新政府的影響力，已成爲衆所矚目的焦點。不過甘地夫人深知山傑不得人望，而且一旦明目張膽地加以重用，勢必引起黨政領導人的不滿。因此，本屆政府中心，山傑不可能出任政府要職，但是幕後參與政治決策乃是必然之事。山傑甘地乃是甘地夫人心目中的理想接班人，但如甘地夫人對山傑過份提携，再加上山傑的政治野心操之過急，那麼英蒂拉國大黨可能重踏歷史的覆轍。

對外政策將視蘇聯干涉阿富汗的程度而定

一九七一年甘地夫人執政期間與蘇聯簽訂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進而仰仗蘇聯的支持出兵東巴，肢解了巴基斯坦，促成了孟加拉的獨立，使得一向支持巴基斯坦的中共，不敢冒然採取直接介入的行動。當時甘地夫人的聲望如日中天，堪稱世界上權力最大，影響最廣的女政治家。可是，後來因選舉舞弊被判有罪，造成了全國的反甘浪潮，最後在羣情激盪之下，終告暫時退出政壇，人民黨執政後，一改前政府的親蘇立場，逐漸改善和美國的關係，並且和包括中共及巴基斯坦在內的鄰國，進行關係正常化；對大國採取了等邊外交政策。今天甘地夫人東山再起，一般認爲新政府將再度採取親蘇政策。事實上當蘇聯侵入阿富汗事件時，印度競選活動正熾，看守內閣也不便遽然發表正式聲明，所以經過數日的觀望後，才由看守政府總理查倫·辛格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卅一日，召見蘇聯大使，表示蘇聯軍事介入阿富汗將影響南亞地區的勢力平衡，並提出蘇聯撤兵的要求；同時對於傳說中的

美國將解除對巴基斯坦的武器禁運一事，也表示了深切的關心^⑩。查倫·辛格認為過去美國屢次軍援巴國，無不引起地區性的緊張與對抗。對於蘇聯公然出兵阿富汗事件，儘管蘇聯領導人在去年十二月底曾向查倫·辛格提過書面的解釋，但是這位看守政府的總理則認為蘇聯的行動有違雙方過去的諒解與承諾。蓋一九七九年六月中旬，人民黨前總理德賽訪問莫斯科時，印蘇雙方都曾一致同意反對任何外國介入阿富汗，因此，看守政府不得不據此而要求蘇聯自阿撤兵。

甘地夫人對於蘇聯軍事介入阿富汗，最初的反應極為曖昧。去年十二月卅一日，甘氏在競選途中接受記者訪問時輕描淡寫地表示：「整個地區充滿着動盪與危機」，她不認為任何一國有權干涉他國的內政。今年元月二日在加爾各答的一次競選會上，她抓住機會提醒選民說，伊朗扣留美國人質事件以及「其他各國」的所作所為，都顯示出戰爭的陰影離我們愈來愈近了。她強調在這種情況下，印度中央必須要有一個强有力的政府，方可應付危機。直到選舉結束後，她的態度仍然令人難以捉摸。元月六日她接受美國記者訪問及八日接受法國的廣播記者訪問時，一方面指責蘇聯不該出兵喀布爾，另一方面譴責美國造成西亞及南亞的局勢不穩，她之所以作出如上的反應，無非向世界各國表示其政策之不偏不倚，而並不採取親蘇的外交政策。可是到了元月十日，甘氏接受美國ABC廣播記者訪談時表示，蘇聯派軍進駐阿富汗的問題，最好由阿富汗自己去解決；不過她一再強調，蘇聯是接受阿富汗總統的邀請，才介入阿國內危機^⑪。同一天她在接受法國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美國與中共結盟將威脅到印度及其所有鄰國。同時她還指令印度駐聯合國代表，反對聯大討論蘇聯干涉阿富汗案。所以從上述甘地夫人的言論來看，對於阿富汗事件的政策，先是含糊其詞，然後搖擺不定，接着難免露出其親蘇的本質。可是到了今年元月十六日，英國外相卡林頓自伊斯蘭瑪巴德飛抵新德里與甘地夫人會晤後，甘地夫人的立場突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她在當晚表示，印度不支持蘇聯在阿富汗的行動，同時她還致電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將軍，否認印度支持蘇聯進軍喀布爾^⑫。至此，印度的立場才告明朗，不過其未來的政策是否還會變化，實難以逆料，尤其是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及古巴頭子卡斯楚都即將訪問新德里，對印度的外交政策都可能發生某種程度的影響。

在人民黨政府執政時期，中共與印度的關係曾有顯著的增進，至少雙方對於邊界問題的立場都坦然相告。甘地夫人最近在親蘇的言論中，曾警告美國若與中共結盟，將危及南亞的安全。同時她還指出：「中共對她的國家構成威脅，因為中共有擴張主義的意圖，印度早已蒙受其害。」^⑬中共「新華社」在一篇題為「甘地夫人為蘇聯說好話」的報導中明白地表示，中共不會對一個

註⑩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 1980.

註⑪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1, 1980.

註⑫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7, 1980.

註⑬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2, 1980.

選擇與蘇聯爲友的國家，存有「搞好關係」的幻想^⑭。待英國外相卡林頓訪印，甘地夫人改變對蘇立場前後，中共官方却又一再表示，希望與印度改善關係，尤其是華國鋒在甘地夫人就職時所發的賀電中表示「希望兩國關係能繼續進展」。中共「外長」黃華參加印度大使館所舉行的慶祝國慶招待會上也表示，中共與印度的關係正在改善，相信促進雙方的互相了解與合作，有利於亞洲的和平^⑮。而印度總統里迪於元月廿三日向國會演說時也表示，願與中共和巴基斯坦等鄰國尋求關係正常化。我們從雙方要求促進關係的意圖來看，中共與印度間高階層領導人物，可能會頻頻接觸，但是一旦觸及邊界問題，除非印度政府屈從中共的場立，在保持現狀中進行談判，否則其僵局仍難打開。

至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雙方由於宿怨頗深，很難獲得改善，不過英國外相卡林頓訪問南亞後，印巴關係似有峯迴路轉的跡象。事實上，今天印度已是南亞地區的盟主，即使巴基斯坦接受任何國家的援助，都不足以與印度抗衡。因此，只要美英兩國能說服巴國放棄發展核子武器，印巴和平相處的前景非常樂觀。

自從伊朗劫持美國人質，美伊關係惡化，以及蘇聯軍事干涉阿富汗以後，印度的地位已成爲全世界注視的焦點，尤其甘地夫人執政後，印度在打開西南亞地區的政治僵局方面，更是舉足輕重的地位。今後新德里將是各國政要訪問的中心，法國總統季斯卡、古巴頭子卡斯楚、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將於近日訪印，美國總統特使柯立福及其他有關負責該地區的外交要員亦將絡繹於途，今天的印度不僅將是第三世界的領導國家，而且也是大國爭相籠絡的對象。

註⑭〔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〇年元月十四日。

註⑮〔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〇年元月廿八日。